



秋韵悠悠

都说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其实不用去远方，出家门后就能徜徉在秋天意蕴悠长的诗卷中。

秋天的太阳已经收敛起锋芒，变得不那么热烈。它开始与云朵嬉戏，玩捉迷藏的游戏。有时隐藏在一片云彩背后，有时钻出来把沾染云雾的光投向大地，不再有烈日暴晒，人也更加从容坦然。

道路两边，齐刷刷冒出来大片的玉米地，高过头顶的玉米已经成熟；一个个圆滚饱满的玉米棒子试图挤破叶子的包裹，亮出黄灿灿的果实。

不远处有一条小河，一座小桥连接着两岸的玉米地，河滩上裸露的小石子吸引了我。小河不是很深，水底的石子清晰可见；河水清澈透亮，带着一股子不知疲倦的劲头。

河水不热不凉，只是脚下的小石子非常不友好，脚心膈应，难以忍受。踩着石子过河，必须要摸索到一个舒适的角度往下踩，要不然就会疼得直喊叫。

途经一个大水塘时，看到一条蜿蜒的栈道直通水中间的一座小凉亭。夕阳还挂在树梢上，池塘里的水幽深静谧，周围青山的倒影映在水里。

深秋时节，田野里大片的庄稼等待收获。道路两旁的樱花树，披着一身绯红透亮的红叶，把一条普通的路映得发亮。

秋韵在大地上此起彼伏，一片红叶或者一枚鲜红的苹果随时会从我的眼前跳出来，让我浮想联翩，心荡神摇。

人生那些“未完成”

◇ 游宇明

回首人生的来时路，我总觉得留下了太多未完成的事，它们像一条条蚯蚓爬行在我沧桑的心头。

我曾经非常遗憾没有征服所在城市的第一高峰，在这个平均海拔只有185米的江南城市，它的海拔超过1600米。

对我来说，人生的“未完成”还有很多。比如，有段时间我很向往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的潇洒。

未完成的，事不止攀高峰。我当年读的大学是一所师范院校，这并非我之心愿，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当新闻记者。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

老家味道

◇ 阿成

说到山东人在黑龙江，我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：一次朋友聚餐，每人报告自己的祖籍。

偶得空闲，决定回一趟山东老家。虽然是处理私事，但骨子里含着品尝老家美食的期盼。

人在山东龙口，手机查到一家店的疙瘩汤口碑不错，便沿着导航来到店里。

金秋絮语

◇ 宋小娟

秋天，是喜悦的。红彤彤的苹果，羞答答地挤在枝头；黄灿灿的柿子，点亮喜庆的小灯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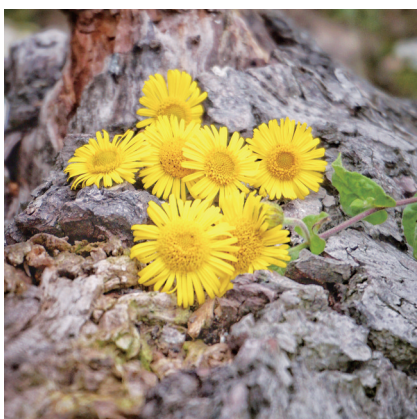
秋天，是五彩的。湛蓝的天空高远而清爽，洁白的云朵愈发纤柔。

夕阳妩媚，晚霞绯红，流云烫金，玩耍归来的孩子们，惊起急促的犬吠。

五彩的秋，是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为霜。遥望故乡的秋图，落款处是名为“自然”的大画家。

散文是朵裂缝里开出的花

◇ 韩浩月



前段日子，集中阅读了一批散文集，印象最深的，或者说最能打动我的散文，是那些写亲人故去以及与猫狗等宠物有关的作品。

在讲述亲人远去的作品里，作家的笔法平静、克制、日常。文字里的作者身份完全淡化掉了。

秋野稻黄

◇ 刘从进

晚饭后又到梅坑湖，在村口的那片稻田里散步。这是一片盛大的稻田，上次来的时候还是稻苗子青青。

随手一把把稻穗，十几颗谷粒落在手心里，一颗一颗放进嘴里慢慢咬，香甜满口。

我在稻田与溪流之间的田路上轻轻地走着，两只蜻蜓在稻穗上方一路伴着我飞，或高或低，或快或慢。

是汤。转念一想，出门在外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汤就汤吧，但这家店是不会再来了。

香喷喷的大饼和鲅鱼酱上来了。山东人做面食是一绝。筋道的饼嚼在嘴里，面香让人陶醉。

这一餐，吃得满足，吃得愉快，可以慰藉乡愁。从饭店出来，正赶上龙口突降暴风雨。

没有雷霆万钧的吼叫，没有磅礴的骇人气势，十天半个月的风，浇出了愁肠人的悲感情怀。



秋天，是多情的。秋天，有着太多的情话。雨珠从叶片滚落地面，“滴答滴答”。

秋天，不似春天妖艳，没有夏的狂躁，更无冬的寂寥。秋天，在我的眼里，是成熟淡然又韵味十足的少妇。

无论哪个时代的散文，细节总是动人的，但选择从什么样的细节切入，也确定了散文的气质与风格。

秋天的秋，是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为霜。遥望故乡的秋图，落款处是名为“自然”的大画家。

散文是朵裂缝里开出的花。写作者的笔下，它会瞬间剥离作者所有的写作经验与身份。

猫狗作为宠物，这几年分外多地走进作家笔下，这和社会的量子化生存、人际的离散式链接有很大关系。

走到湖心亭，一个老婆子在稻田边种葱，她把葱头埋进土里，然后一点一点覆盖上草木灰。

在富贵的竹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。不管环境何等恶劣，不管遭遇何种挫折。

所有的秋色都被黄进了那一粒稻谷里。没有成熟的稻田上流连过很遗憾没见过真正的秋天。

所有的秋色都被黄进了那一粒稻谷里。没有成熟的稻田上流连过很遗憾没见过真正的秋天。

村子是扎根的树。躺在坡上想事情。我在想，西边地块的豆禾怎么枯了一片。

树，会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过一个辈子，让人最放心，不像云和鸟，飞来又飞去。

每条路都被月亮照着，每个村口都有树把守。树神圣地与月亮对话，一整夜地活用牛车都拉不完。

风说话做事由着性子来，靠不住。树会把风做过头的事拉回来。薄雾时分，或暮色已深。

那只鸟忽闪着翅膀，又从远处飞回来。它像是在说，村子是扎根的树，它也要到村子里去安家。

向一株富贵竹学习。在我家电视柜一角，静静地立着一瓶富贵竹。

这几枝略显瘦弱的富贵竹初至我家时，长不足尺，翠绿中泛着些许微黄。

时光悄然流逝，富贵竹努力地适应着新的环境。它的根须从起初的寥寥几根，逐渐变得密密麻麻且细长。

最令我肃然起敬的，是它那别具一格的生长哲学。它们每一根的中间枝干并非如青竹那般笔直挺立。

如今，每当我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感到迷茫和疲惫时，只要转头看向那瓶富贵竹。

所有的秋色都被黄进了那一粒稻谷里。没有成熟的稻田上流连过很遗憾没见过真正的秋天。

